

# 程克祥策反周佛海

## 周佛海戴罪圖立功

抗戰勝利，國軍能够迅速在南京受降，國民政府迅速還都，周佛海的貢獻的確很大。

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，共產黨立刻展開誘騙遊說周佛海的工作。他們希望周佛海倒到共產黨一邊，配合他們在江南的新四軍，控制京滬。

周佛海不但拒絕共產黨的誘騙遊說，而且接受政府委任的「上海行動總指揮」，負責保衛京滬，防止共產黨蠢動，等候國軍到達。

周佛海雖是南京偽組織的重要頭目之一，實際上已爲軍統局秘密工作了三年。他能够爲軍統局工作，報效國家，完全是程克祥奉戴笠將軍的指示聯絡策反成功的。

程克祥上海大學畢業，上海大學校長是于右任先生。因此，他和于先生的師生關係，不同尋常。九一八的第二年，民國二十一年三月，在日本軍閥一手導演之下，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，溥儀任執政，偽號大同，鄭孝胥任國務總理。程克祥以爲這個傀儡組織的實際情況，中央政府一定需要知道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決心到東北去。

他找到和鄭孝胥關係的族叔介紹，以記者身份，到長春去找鄭孝胥，在鄭孝胥庇護之下，從二十一年一直到二十四年，在東北整整呆了三年。不但對於偽滿洲國的情形知道的清清楚楚，而且交了許多日本朋友，對他幫助很大。他每年回到南方一兩次，把所見所聞，寫成報告，呈給黨國元老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。

## 程克祥東北搜敵情

程克祥蒐集到的資料，有關滿洲國開幕前後的各種秘密，華人方面如臧式毅、熙洽等大奉天主教派和滿清遺老鄭孝胥、寶熙、羅振玉、陳仁光等對立，日人方面滿鐵派和帝大派的對立情形，以及關東軍和滿洲軍的動態靜態，日偽經濟人事等等，都呈報于右任先生。

因為張景惠二十四年取代了鄭孝胥的國務總理，程克祥失去有力的屏障，感覺到安全有了顧慮，遂離開東北。二十五年又陪同上海每日新聞社石川社長再去長春一趟，住了一個多月，得到的情報也不少。這一年，他寫了一本十幾萬字的「東北見聞錄」，可惜抗戰時期遺失了。就因他在東北呆過三年多，日本人認為他是親日分子，特別願意和他交往，對他以後從事情報工作，幫助很大。

于右任先生看了程克祥許多關於偽滿洲國的報告，認為他有情報天才，對他說：「克祥！我看你對情報方面很感興趣，應當為國家出力。現在負情報責任，成就很大的，莫過於戴雨農（笠），我介紹你去給

他工作吧！」

二十五年的那一天，在上海靜安別墅十一號于右任先生公館，于先生介紹程克祥見了戴笠先生，開始爲戴先生工作。

日本軍閥決心擴大侵略，八一三又在上海發動戰爭，想一舉佔據上海，威脅我首都南京。日本人收買的漢奸，大多數是毫無知識的流氓無賴。能說日本話，知識水準較高的人，少之又少。因此他們認爲程克祥既然在滿洲國呆過三四年，又有許多日本朋友，一定親日，靠得住，可以利用，可以爲他們做宣傳，可以爲他們做情報。於是，日本大使館，日本華中派遣軍特務部和報導部都來爭取程克祥，要程爲他們工作。

## 藉機接近日本大使

程克祥正苦於得不到重要可靠的情報，在發愁，居然能够在日本這三個重要機構走動，真是得其所哉，可以登堂入奧了。日本大使官邸需要他幫着做翻譯工作，每天必須去一趟。那時的上海，去日本人的任何一個機關，都是很危險的。如果被老百姓或愛國青年看到，以爲他是漢奸，就非活活打死不可，所以程克祥每天去日本大使官邸，真是提心弔膽，十分小心，一點也不敢疏忽。

淞滬八一三戰爭開始的時候，日本在上海的部隊，祇有海軍陸戰隊五千多人。打了三天，打到八月十

六，陸戰隊被打死十分之八九，剩下不到一千人，僅靠日本僑民所編組成的民兵，幫着苦守陣地，臺灣的日本木更津航空隊每一小時輪番派往上海，虛張聲勢，等待增援的部隊。假如程克祥能够早五六天進入虹口，知道這種情形，使我軍一舉衝進虹口，解決了這兩萬日本僑民，摧毀他們的根據地，我們確實掌握了虹口、楊樹浦、江灣的陣地，則日本增援的部隊，就是到達上海，也不容易登陸。這樣不但可以減少我軍的損失也可遲滯他們的行動，使淞滬戰爭更爲延長。

八月十九日，敵軍第五師團先增援了半個師團。程克祥於二十一日方能進出虹口，那時已經有更多的日本增援部隊到達，陣地加強，於是反守爲攻。我軍在敵人海陸空聯合進攻之下，損失慘重。

三個月淞滬血戰，程克祥在情報方面，貢獻最多。因爲他能在三個日本機關行走，不但知道了許多日本的情況，對於漢奸們的活動，直接間接也知道不少。上海的無恥漢奸們，在日本人操縱唆使之下，有兩個組織。一個是以蔣錫文爲首的大道市政府，駐上海浦東，形式上是上海市的僞組織。另外一個是梁鴻志、溫宗堯等漢奸們在虹口新亞酒店組織的維新政府，這是日本軍閥準備，等他們擴大侵略，用來維持華中地區的僞組織。等到南京失守，這個傀儡組織就遷往南京。

汪精衛做了漢奸，改組南京僞組織，表面上是一個南北統一的組織。汪自己兼行政院長，周佛海副院長，梁鴻志做了監察院長，溫宗堯做了司法院長，江亢虎做了考試院長。

## 奉命留滬潛伏偽府

京滬淪陷以後，程克祥留在上海工作，編爲南京直屬組。因爲他沒有建立獨立的電臺，一切來往的電報，都得由南京區代收代發，所以不能不和南京區發生橫的關係，潛伏下以後南京區失事，受到牽連的不幸後果。

二十八年五月五日，汪兆銘在日本人保護之下，乘日本輪船到達上海，住愚園路一一三六弄。這一條巷弄裏有十多棟洋房，早被日軍佔據，現在撥給汪兆銘，作爲籌組偽組織的基地。所有重要漢奸如褚民誼、林柏生、梅思平、周佛海、羅君強等人都住在裏面。

程克祥奉到命令，要他打入汪精衛的漢奸集團，參加他所標榜的和平賣國活動，必須進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。打入漢奸組織，那時想要進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，談何容易？程克祥絞盡腦汁，一籌莫展，茫無頭緒。

## 結交羅君強周佛海

天下事往往有人料想不到的變化，峯迴路轉，大放光明。有一天程克祥到上海聞人徐朗西家裏聊天，徐對他說：「一會兒有一位姓易的新政客來訪，他是一一三六弄周佛海和羅君強的手下紅人，正在爲汪周

延攬幹部，參加汪精衛的和平運動，以壯聲勢，我介紹你認識他。」

就這樣給程克祥啓開進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的門，經姓易的介紹，認識了羅君強，再由羅君強介紹，和周佛海見面。一來因爲程克祥對於偽滿洲國的事情知道的很清楚，談來頭頭是道。二來因爲他和上海的日本機關的日本人也有關係，程的日本朋友很多，很有利用價值。所以周佛海請他做顧問，並請他介紹一位精通日語的秘書。

程克祥的副組長彭盛木，臺灣苗栗人，原籍廣東陸豐，日本東亞同文會在上海所辦的「東亞同文書院」畢業，不但精通日語，國語也說的不錯，那時充任日本特務部和報導部通譯。程克祥就把彭盛木介紹給周佛海，周非常滿意，終於成爲重要的幹部。周和日本人的重要談話，多由彭盛木參加，擔任翻譯。後來日汪正式會談，商討各項公開秘密的條款，汪的翻譯是周隆庠，周佛海的翻譯就是彭盛木。

汪兆銘做漢奸，進行和平運動，完全是日本上海特務機關之一梅機關長影佐禎昭少將所策動的。影佐認爲優華戰爭一直打下去，日本不得了，所以奔走和平。他認爲汪兆銘成立偽組織後，有利於日本結束戰爭，在日本軍閥和汪兆銘之間盡力疏解。在軍閥壓力下日汪密約連影佐本人都不滿意，但是汪兆銘急欲組織偽府，終於接受了。

因爲彭盛木能隨周佛海參加日汪會談，所以會談經過以及「日汪會談協定」的「附屬秘密議定書」，程克祥都能够很快電告重慶，這項情報震撼美英的心理，對我們的抗戰供獻很大。

## 七十六號裏的囚徒

南京偽組織成立，羅君強介紹程克祥給偽參謀總長兼偽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楊揆一，楊委他任參議。彭盛木則做了偽財政部的參事，軍統局南京直屬組織總算在南京偽組織以內站穩地步了。

汪兆銘兼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陳公博、周佛海兼副委員長。汪急欲建立武裝力量，成立了一個點編委員會，點編能够掌握的偽軍。楊揆一簽准程克祥爲這個委員會的總務處長，因此，對汪偽組織控制的偽軍，他能够全部了解。程克祥的工作，可說非常順利。不過物極必反，程克祥的厄運終於臨頭了。

先是南京區區長錢新民被捕了，錢的被捕非常意外，實則行動太不小心。他住在上海，有一天去新新公司理髮廳理髮，被極司非而路七十六的嘍囉馮國楨瞧見，立刻打電話給七十六號，因而被捕。在敵區工作，行動必須謹慎，一不小心，就會出毛病。新新公司是很複雜的地方，來去的人很多，錢新民到那種地方理髮，的確欠考慮。

錢新民被捕，非常優待，要他投降，他立刻偽裝投降了。錢新民太自作聰明了，他還想借偽裝投降繼續工作。七十六號實際上以他做魚餌，打算一網打盡他領導的同志。在三個月跟踪的結果，副區長尚振聲以下許多同志被捕。程克祥和他的副組長彭盛木等，也因這一案牽連，於三十年底，分別在南京和上海被捕。

程克祥在七十六號關了四個多月，彭盛木關了一個多月，由周佛海和他的內弟楊惺華保釋，而錢新民則被李士羣殺害了。程克祥雖然脫離了險境，但是因為南京區被破壞，他無法和重慶通電報，失去聯絡，使工作陷於停頓。

周佛海自從做了漢奸，從來沒有批評過委員長 蔣公，提起來總是稱蔣先生。而且明知程克祥是軍統局的人員，却來保釋他，可見周佛海還有良心。周的母親，楊的父親都在後方，周都很孝順，爲了他母親的安全，也不會難爲重慶的人員。程克祥想，假如把周佛海策反過來，爲政府做工作，對於抗戰，必定有很大的貢獻。程克祥不顧慮危險，決定進行策反工作。

進行策反周佛海，必須以楊惺華爲橋樑，進行起來，比較容易。三十一年秋天，程克祥恢復自由以後三個月，決心單刀直入，和周佛海懇談一次，他請楊惺華給他安排和周佛海談話時間。以一種不成功就成仁的精神，去進行這件工作，一切後果，都不計較。

## 說服周佛海效命中央

一個星期六下午兩點半鐘，楊惺華陪着程克祥到了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周佛海公館書房。一會兒，周佛海踱到書房，氣氛非常輕鬆，和程克祥握手。

「周先生！我想回重慶去，你看怎樣？」程克祥開門見山，很有勇氣地對周佛海說。



「也好！」周佛海先是一愕，接着就很爽快地問他：「你打算幾時走？」

「周先生既然同意，」程克祥說：「我想早點動身，比較好。」

「你準備幾時動身，先叫惺華給你辦好通行證。」

「謝謝周先生！」程克祥說。靜了兩三分鐘，程又接着說：「這次回到重慶，我一定把周先生對我們的德意，詳細報告戴先生。」

「惺華！你看客廳裏外有沒有人？」停了幾分鐘，周佛海對楊惺華說。

「一個人也沒有。」楊惺華裏外看了一匝，回到客廳對周佛海說。

「你吩咐下去，三點鐘以前，我不見客。」周佛海對楊惺華吩咐以後，回頭對程克祥說：「我們已成知己，可以無話不談。我和雨農兄是好朋友，請你代表我向雨農兄說：『我很感激他對我老母和岳父的照顧與保護。今後如果他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只要我力之所及，我一定盡力而為。』」

關於程克祥回重慶的事情談完，周佛海又對他說：「我這次離開重慶，最大的錯誤是事先沒有報告委員長。我是委員長一手提拔起來的，這種重要行動，應當事先請示，再作決定的。這一點也請雨農兄代我向委員長請罪，只要他老人家有所指示，我仍然奉命行事。」

周佛海的態度這樣開朗坦白，真出乎程克祥意料之外。這種態度完全是身在曹而心在漢，程克祥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全部達到了，始料所不及的結果竟如此完滿。內心好不暢快，楊惺華開汽車把他送走。事又

湊巧，第二天程克祥去看徐朗西，遇到徐的陝西老鄉，協和成煙絲店的老闆王才選，就要回西安去。爲了運貨由津浦路轉隴海路，由界首到洛陽，再到西安，王才選都非常熟悉。所以程克祥決定偕同書記程士大等和王才選同行，經西安到重慶。這是抗戰時期的一條康莊大道，好多愛國青年，都由這一條路到了大後方，投入抗戰行列。好多愛國商人，運送大批物資到大後方，以應戰時的需要。

## 善待周母以示寬大

周佛海既願意聽命於委員長，和戴將軍取得聯繫，幫助軍統局的工作，是一件很重大的收穫，無異戴將軍掌握了半個南京偽組織。所以，戴將軍看到程克祥回到重慶，非常高興，許多計劃可借周佛海，順利完成。

戴將軍派程克祥爲京滬區長，專負責和周佛海聯繫。他的工作範圍，不限京滬兩地，蘇浙皖三省都可以建立工作單位，成了一個範圍很廣闊的單位。

爲了電臺進入敵區容易，程克祥從西北，經洛陽、西安到了重慶，却要他由東南返回京滬。爲節省時間，讓他們先坐飛機到衡陽，再經廣東曲江、贛南、福建、浙江，到安徽廣德縣王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。

最後一次程克祥和戴將軍見面，戴將軍告訴程克祥：「你見了佛海兄，告訴他，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

親，叫他不必掛念。教他拿出勇氣，不必悔恨過去，只要把握未來，好好幹一番。」

臨上飛機，主任秘書毛人鳳交給程克祥一封信，是楊惺華父親楊自容寫給楊惺華的，囑咐他好好保管，其重要無異電臺、密本。程克祥一行到達王嶺，代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派人護送他們到宣城南陵，再往前就是敵區。程克祥爲運送電臺安全，派程士大先到南京，請楊惺華接運。楊派財政部警衛隊楊隊長到敵方最前線竹絲港迎接，在蕪湖住一夜，第二天安全運進南京城。

抗戰八年，最頭痛的事，就是要把電臺和秘密譯電本等安全運到敵區。因爲日本憲兵檢查很嚴，必須用種種方法，通過檢查。這次程克祥運電臺，有僞軍接運，大搖大擺，毫無阻礙，運到敵區，省了許多麻煩。

周佛海在上海和程克祥見面，程把戴將軍的話轉告周佛海，他很慎重地告訴程克祥：「我的立場和處境，你很清楚。上有汪先生，內有李士羣那一羣人，外有日本憲兵和特務，三面環伺。只有日本求和的一面，我們可以巧妙運用。希望我們一致針對這種情況，乘機漸進，乘虛而入，千萬不能急功近利，魯莽從事。」

程克祥說：「這點請你放心，現在我們已是風雨同舟。在長期抗戰中，一切都要從長計議，安全中求進展，絕不能有任何疏失，而自絕於成功之路。」周佛海對程克祥老成持重的謹慎態度，非常滿意。

楊惺華把他父親的親筆信讓程克祥看，信內附有周老太太和楊先生全家的照片。信內說自從他們赴滬

，親友們都斷絕來往，在湖南原籍危機四伏，實在無法呆下去。幸蒙戴先生仗義，接往貴州，飲食居處，供應豐厚。周老太太醫藥所需，也不匱乏等等。楊惺華全家看過信，都很高興，可見這封信的重要了。這也是戴將軍通達人情，絕不忽略細微的地方。

## 假手日人殺李士羣

估據滬西歹土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爲非作歹，罪惡昭彰的李士羣心狠手辣，和率領的一批漢奸傅也文、萬里浪、蘇成德、馬嘯天、胡蘭成等，都是不能寬恕的國賊。他們爲日本軍閥殺害了許多愛國志士，魚肉了成千上萬的善良百姓，也破壞了戴將軍在京滬的許多組織。所以，李士羣是一個必須剷除的重要漢奸，也成了程克祥最重要的工作目標。

李士羣的惡勢力相當雄厚，好多次制裁都沒有成功。程克祥知道，他和汪兆銘直接發生關係以後，就不把周佛海放在眼裏，和周的親信羅君強摩擦的相當厲害。假如利用偽組織的這種矛盾，進行除奸，也許可以事半功倍。這是程克祥打的如意算盤，着意進行的方向，他時時刻刻留意這些情況。

有一天李士羣和他的嘍囉們在七十六號聚餐，酒喝多了，得意忘形，大罵羅君強和楊惺華，揭發他們的許多隱私。程克祥得到這項情報，趕緊告訴楊惺華，楊找羅君強商討對策。羅也得到情報，正在生氣，於是決心剷除這個罪惡滔天的惡魔。

羅君強主持偽財政部稅警總團時有一個日本顧問，後來調回上海憲兵隊，官拜中佐，有相當權力，他和羅君強相處的非常好，成爲莫逆。這個日本中佐知道李士羣憑藉特務權力，敲詐勒索，弄了不少錢。後來任清鄉督辦，在清鄉地區，挨戶搜查，名爲抓抗日份子，實際把老百姓清掃光了。日本人對漢奸貪污，非常痛恨，以爲日本人流血，却讓他們發財。羅君強請日本憲兵中佐設法清除李士羣，日本人滿口答應，保證成功。此時李士羣兼江蘇省省長，駐在蘇州，經常到上海，處理七十六號的事情。

一天，楊惺華告訴程克祥：「明天有好戲可看！」沒有說明實情，程也不便追問，保持神秘。第二天報紙上刊出李士羣急病死亡的消息，楊惺華才告訴詳情。

那天日本中佐約李士羣到他虹口寓所談話，商量日本憲兵隊和七十六號有關的事情。平常李士羣對於飲食非常小心，不敢隨便吃喝。這天談話時，下女送上兩杯咖啡，日本中佐先舉杯飲了一口，李士羣不得不飲，也喝了一口，這天談話，氣氛非常和諧，從下午三點鐘一直談到四點多鐘，硬把那杯咖啡喝光，才告辭離去。

李士羣搭下午六點鐘左右的火車回蘇州，一路上並沒有甚麼感覺，回到寓所就寢時，才覺着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恐怕日本中佐那杯咖啡作怪，趕緊找醫生清洗腸胃。睡到半夜以後，腹痛加劇，逐漸昏迷，不到天亮，一命嗚呼。家人不敢聲張，祇說急病死亡。

據說日本人所用的毒藥，是一種慢性毒藥，當時不會發作，六小時以後，才起作用，毒一深入就無法

解救。

戴將軍接到程克祥的報告，完成這項重大任務，爲軍統局被殺害的同志復了仇，也爲國家伸張國法，雖然假手日本憲兵，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## 策反孫良誠等僞軍

珍珠港事變以後，美軍打算一旦反攻開始，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，殲滅在中國的日本陸軍主力。梅樂斯來中國，就是爲了達成這一項任務。所以中美合作所設在東南的各個訓練班，裝備忠義救國軍及張爲邦、張逸舟等部，都是着眼在策應美軍將來登陸這一着。

程克祥希望能夠策反一部份僞軍，將來配合美軍登陸作戰，周佛海控制的財政部稅警團是不成問題的，但是其他僞軍很多，後來重慶派周道隆到上海協助程克祥進行策反僞軍工作，程克祥請周佛海給他一個僞財政部的參議名義，藉以活動，成效很大。

所有僞軍，能够作戰，人數最多的，要算孫良誠所部，計三軍二十九團，三萬餘人。孫良誠原係西北軍，馮玉祥的重要幹部。說也奇怪，抗戰軍興，許多西北軍都做了僞軍，出人意料之外。周道隆和孫良誠的第二軍張副軍長是朋友，由張的關係，聯絡到孫良誠。孫表示很好，願意接受戴將軍領導。

策反孫良誠成功，又經由張副軍長的關係，繼續策反舊西北軍關係的張嵐峯、郝鵬舉、吳化文，都很

順利成功了，誠非程克祥始料所及。

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春天，程克祥奉到命令，設法把孫良誠的部隊從華北調到長江北岸揚州一帶。重慶爲甚麼有這道命令，也是爲了接應美軍登陸。戴先生知道孫良誠所部無異正規軍，戰鬥力很強，不同於一般僞軍。這一個部隊有很大作用。

調動僞軍，談何容易，須得到日本軍方的同意，程克祥憑甚麼來調動僞軍呢？但是戴將軍的命令必須做到，程克祥祇好找周佛海了。周佛海滿口答應，經過三個月，才把孫良誠的三萬多人調到揚州一帶。據楊惺華告訴程克祥，爲了調動孫部，周佛海花了六千多萬僞幣。究竟是怎樣花的，程克祥不好追問。等到日本投降，保衛京滬地區，孫良誠的三萬多人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後來程克祥又奉到命令，張嵐峯、郝鵬舉、吳化文三部，另外派人聯繫，京滬區不必再去聯絡。

### 秘密電臺游動通訊

程克祥建立自己的通訊電臺，不再像以前借錢新民的電臺收發電報，當然方便了許多，可是困難也隨之而來，爲電臺的安全，傷透腦筋。在抗戰末期，日本對於偵察電臺的方法，日益進步，我們在敵區的電臺通報，也更加困難。

日本人偵察我們在敵區的電臺，在我們通報的時候，先用三角測向，確定方位地區以後，再由便衣人

員攜帶小型輕便電機，在測定的地區，流動偵測，找尋電波發自那一棟房屋，再進去搜查。

程克祥知道敵人偵測的方法，他就決定勤於移動，在一個地方發電報的日期，盡量縮短。等到敵人測向有了眉目，我們已經遷移地方了，永遠使他們捉摸不定，以保障我們發報安全。

經楊惺華協助，程克祥的電臺架設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弄，原來周佛海住過的房屋。這裏會做汪兆銘組織偽政府的根據地，也是汪兆銘等最初在上海落腳的地方，敵人總不會懷疑這個地方是重慶的秘密電臺吧？可是通報沒有多久，終於被敵人偵測出來了，趕緊搬家。

後來搬到祁齊路楊惺華家，又被敵人測出來，到祁齊路附近找尋，又沒有電波了，敵人撲個空。因為有緊急的軍事情報，必須很迅速的報告重慶，新的地點沒有找妥，祇好在程克祥自己住宅架設了。他住在霞飛路福開森路口附近，兩開間的三層樓房。

程克祥是位佛教徒，專修密宗，每天上午做功課——念經。佛堂設在三樓，電臺在右側。這天他念經的時候，電臺正在發報。早上八點鐘左右，他突然心驚肉跳，渾身煩躁，坐立不安，經也唸不下去。他知道不對，站起來到窗口向街心瞭望。剛打開窗戶，立刻發現一個日本人挾着一個小盒子，有根電線通他耳邊架着的一個管子，在對面行人道上，緩慢地向福開森路走去，注意着一座七層大廈(TS IS 公寓)。他趕快閉上窗戶，讓報務員停止工作，拆卸電臺；由後門運送到別處。如果不是他心血來潮，這一次很可能被敵人偵測出來，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了。為甚麼他會心血來潮？程克祥信仰佛法，他說這真是佛法無邊，



忠義之士自有神靈呵護。

又有一次電臺設在郊區一個王姓墓園，園林幽靜，房舍整潔，通報不到半個月，即被人發覺，若不是周佛海得到消息，先一步移走，幾被敵人破獲。

後來在浦東鄉間木船上發報，船在港汊內移動，使敵人捉摸不定。但是在船上架設電臺，不但需要乾電，也不安全，祇能偶爾爲之。總之，程克祥的電臺因動於遷移，沒有被敵人偵破，可是傷透腦筋。

日本投降後，戴笠將軍對於收編東北偽軍有很大的計劃，因爲程克祥在偽滿時期去過東北，特意把他從上海調到北平，準備派往東北，不幸因戴笠將軍殉職，他的東北計劃遂成泡影，程克祥祇好再返回上海，使他悵然若失。